

李衛公別傳
板橋記
趙合傳
巴西侯傳

李林甫外傳
姚生傳
虬蜉傳
鄭德璘傳

韋鮑二生傳
柳歸舜傳
睦仁舊傳
小金傳

睦
仁
蒨
傳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陸仁蒨傳

此據古今說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陸仁蒨傳

唐陸仁蒨，趙郡邯鄲人也。少事經學，不信鬼神，常欲試其有無。就見鬼人學之，十餘年不能得見。後徙家向縣，於路見一人如大官，衣冠甚偉，乘好馬，從五十餘騎，視仁蒨而不言。後數見之，經十年，凡數十相見。後忽駐馬呼仁蒨曰：「比頻見君，情相眷慕，願與君交游。」仁蒨即拜之，問公何人邪？答曰：「吾是鬼耳，姓成名景，本弘農人。西晉時爲別駕，今任臨湖國長史。仁蒨問其國何在？王何姓名？答曰：「黃河已北，總謂臨湖國，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。其王卽故趙武靈王。今統此國，總受太山控攝，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，是以數來過此，與君相遇也。吾乃能有相益，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，可免橫苦。唯死生之命，與大禍福之報，不能移動耳。仁蒨從之。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，遺隨蒨行。有事令先報之，卽爾所不知，當來告我。於是便別。掌事恆隨逐如侍從者，每有所問，無不先知。時大業初，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，子文本，年未弱冠，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。仁蒨以此事告文本，仍謂曰：「成長史語我有一事，羞君不得道。旣與君交，亦不能不告。鬼神道亦有食，然不能得飽，常苦饑。若得人食，便得一年飽。衆鬼多偷竊人食，我旣貴重，不能偷之。從君請一食。」仁蒨旣告文本，文本卽爲具饌，備設珍羞。仁蒨曰：「鬼不欲入人屋，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，陳酒食於上。」文本如其言。至時，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，從百餘騎。旣坐，文本向席再拜，謝以食之不精，亦傳景意辭謝。初，文本將設食，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。文本問是何等物，仁蒨云：「鬼所用物，皆與人異，唯

黃金及絹爲得通用。然亦不如假者。以黃色塗大錫作金。以紙爲絹帛。最爲貴上。文本如言作之。及景食畢。令其從騎更代坐食。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。景深喜。謝曰。因陸生煩郎君供給。郎君頗欲知壽命乎。文本辭云。不願知也。景笑而去。數年後。仁舊遇病。不甚困篤。而不起月餘。問常掌事。掌事不知。便問長史。長史報云。月內不知。後月因朝太山。爲問消息。相報。至後月。長史來報云。是君鄉人趙某。爲太山主簿。主簿一員闕。薦君爲此官。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。案成者當死。仁舊問計將安出。景云。君壽應年六十餘。今始四十。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。當爲請之。乃曰。趙主簿相問。陸兄昔與同學。恩情深至。今幸得爲大山主簿。適遇一員官闕。明府令擇人。吾已啓公。公許相用。兄旣不得長生。命當有死。死遇濟會。未必當官。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。今文書已出。不可復止。願決作來意。無所疑也。仁舊憂懼。病愈篤。景謂仁舊曰。趙主簿必欲致官。君可自往太山。於府君陳訴。則可以免。仁舊問何由見府君。景曰。往太山廟東。度一小嶺。平地是其都所。君往自當見之。仁舊以告文本。文本爲具行裝。數日。景又告仁舊曰。文書欲成。君訴懼不可免。急作一佛像。彼文書自消。仁舊告文本。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。訖。而景來告曰。免矣。仁舊情不信。佛意尙疑之。因問景云。佛法說有三世因果。此爲虛實。答曰。皆實。仁舊曰。卽如是。人死當分入六道。那得盡爲鬼。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。景曰。君縣內幾戶。仁舊曰。萬餘戶。又曰。獄囚幾人。仁舊曰。常二十人已下。又曰。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。仁舊曰。無。又曰。九品已上官幾人。仁舊曰。數十人。景曰。六道之義一如此耳。其得天道。萬無一人。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。得人道者。萬有數十。如君獄內九品數十人。入

地獄者萬亦數十。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生。最爲多也。如君縣內課役戶。就此道中。又有等級。因指其從者曰。彼人大不如我。其不及彼者尤多。仁蒨曰。鬼有死乎。曰然。仁蒨曰。死入何道。答曰。不知。如人知生而不知死。仁蒨曰。道家章醮爲有益否。景曰。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。是爲天曹。閻羅王者。如人間天子。太山府君。如尙書令錄。五道神。如諸尙書。若我輩國。如太州郡。每人間事。道士上章請福。如求神之恩。天曹受之下。閻羅王。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。云宜盡理。勿令枉濫。閻羅敬受而奉行之。如人奉詔也。無理不可求免。有枉必當得申。何爲無益也。仁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。景曰。佛是大聖。無文書行下。其修福者。天神敬奉。多得寬宥。若福厚者。雖有惡道。文簿不得追攝。此非吾所識。亦莫知其所以然。言畢即去。仁蒨一二日能起。便愈。文本父卒。還鄉里。仁蒨寄書曰。鬼神定有貪諂。往日欲郎君飲食。乃爾殷勤。此知無復利。相見殊落漠。然常掌事猶見隨。本縣爲賊所陷。死亡略盡。僕爲掌事所導如常。賊不見。竟以獲全。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。文官賜射於玄武門。文本時爲中書侍郎。自語人云爾。